

G

特稿 115

钟婧珊最近有点跟共享单车“杠”上了。

看到马路上胡乱停放的单车,只要时间允许,她都要把它们摆顺。走一路摆一路,像一个兼职的共享单车运维员。

到了周末,兼职变成了“全职”。穿上蓝色马甲,戴着防晒冰袖,钟婧珊和同伴出没在沈阳市和平区各个繁华地段——那里也是共享单车的热门停放区域。

一边有人摆车,一边就有人停车。总会有人非要把车停得横七竖八,听到劝导,不但不脸红,还会不耐烦地回怼几句。

“知道了知道了,又不碍事,别总整那些花架子。”

“装模做样的,等你们一走,很快不就又乱糟糟了。”

钟婧珊早习惯了这种场景,无奈地笑一笑,几乎不用调整心情,她又发力抬起了下一辆要挪动的单车。

1.73亿,这是中国志愿服务网统计的目前我国注册志愿者人数,钟婧珊是其中不足亿分之一的存在。她每个周六在做的“花架子”和因此遭遇的冷暖,许多志愿者都曾经或正在经历。

从1989年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在天津诞生算起,志愿服务在我国已到而立之年。每逢大事,这股“神秘”的社会力量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。但在更多个无事发生的日子,近两亿人和他们的组织要面对的日常,就像钟婧珊手里的共享单车,乱了理,理了又乱,乱了再理。

一个带一个 一个拉一个

6月13日是个周六,钟婧珊难得地没去整理单车。这天,由她担任现场导演的“志愿·和平——跟我一起来,就现在”行动表彰大会在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步行街南街举行。共计186名志愿者被授予该区“学雷锋最美志愿者”称号,拿到了由和平区志愿者代言人、和平区委书记刘志豪签名的奖状。

对于当天到现场的500多位志愿者代表来说,得没得表彰是小事,找到“组织”才事关重大。

地图上,和平区“嵌”在沈阳市的正中心,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区。61平方千米的面​​积里,安放着沈阳市最发达的商业,最健全的卫生、教育系统和最浓厚的生活气息。也因此,和平区成了该市志愿活动最活跃的区域。机关、学校、企业、街道、社区……大大小小的志愿服务队伍有138个。

6月初,和平区成立了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社会组织(志愿者协会),把区内现有的志愿服务力量拢在一起,“一统计,有5万多人!”

说这话的安大龙做志愿服务20年,见过各行各业、各种经历和背景的志愿者。他说,想为自己生活的地方做点事,是这个庞大的队伍最大的共性。

2000年,安大龙在一家外资企业做工会主席。一位叫组静宇的24岁员工患了恶性肿瘤,安大龙在全集团发起募捐后,124个国家的员工共捐出了50万元。

组静宇最终没能战胜疾病。她去世后,她的妈妈到公司门前,一步一磕头地道歉,并退回了剩余的20万元捐款。当时组静宇的双亲卖掉了房子,还背负着外债,他们明明可以留下那20万元。

后来,安大龙和同事去看望过这对父母。每一次,吃着老人特意包的饺子,这个东北汉子都会忍不住哭起来。

“你们不用来了,替我们做点什么回报世上的热心人吧。”带着组静宇父母的嘱托,安大龙做起了志愿服务。一开始是自己做,后来带着公司的同事一起做,再后来,只要是身边认识的人,他都会想着法子劝来当志愿者。

出生于1993年的钟婧珊就是这样被“连哄带骗”拉了进来。她是所在公司的工会主席,安大龙现在是在和平区商业集群工会联合会主席,工作上一来二往熟悉后,安大龙就开始在钟婧珊耳边念叨,“你在朋友圈发美食、发自拍,才多少人点赞?如果你参加志愿活动,发段文字配上图,点赞量绝对翻倍。”

钟婧珊心里有些打鼓,她怕志愿服务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,“捐钱捐物,我不够富裕;帮人找工作找大夫,我也没门道。”只是被安大龙念叨的次数多了,脸皮薄的小姑娘觉得,不去一次都不好意思,“真不是为了发朋友圈。”

出发前一晚,那次活动的组织者让钟婧珊翻出家里的废旧CT片,到了现场剪成六边形,然后用这个做模板粉刷墙壁。不多会儿,原本斑驳的墙面出现了整齐的“蜂巢”图形,看起来焕然一新。



在和平区,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被志愿者一一摆好。

特稿

做志愿的人,常被看作“推石头的人”。希腊神话里,反复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是个悲剧人物。不过,在志愿者眼中,他更像是个坚持做一件事的人。一个人推石头,势单力薄。5万人一起推,石头终有上山的一天。



钟婧珊在志愿服务活动中。

刷墙刷新了钟婧珊的观念,志愿服务原来这么简单,收获的却是巨大的满足感。她很快加入了公司的志愿服务队,铲除小广告,清洁绿化带,帮独居老人买东西搬东西……两年下来,社区里大大小小的事,钟婧珊做了个遍。

一个带一个,一个拉一个,和平区的志愿者数量不断累积,最终有了5万个推石头的人——坚持做志愿的人,多多少少都有点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。

用安大龙的话总结:但凡能在一次活动中感觉到快乐和有成成就感的新人,要发展成功都不难。

不要真作秀,要作真秀

难的,是要让志愿者真感觉到快乐和有成成就感。

安大龙牵头做志愿工作的头几年,养老院是“重灾区”。老人一天“接待”三四批志愿者,被洗两三次脚的新闻时不时见诸报端。

安大龙的团队也去养老院扎堆儿。去完第一次,愿意再去的同事少了一半。他提出给大家报销往返路费,第三次去的人更少了,“安哥,又去擦玻璃?上次都被老人们理汰说再擦窗户就没了”。

作秀,是从志愿服务在中国诞生起就与其紧密关联的一个词。因为,有的人是真把这件事当成一场秀。

近年,沈阳重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,各区成立了创城指挥部,志愿服务组是组成部分之一。参与志愿服务,就是参与创城,参与了创城,就能在晋升、评优等多方面获得加分。“企业老总,机关领导,高校学生……”,和平区创城指挥部志愿服务组工作人员邵振军掰着手指数,“来了一大堆。”

麻烦事随之而来。召集一次志愿服务,有的老板要求提前空出停车位,有的干部要求安排接待,有的大学生一个人报名,七八个同学跟着来拍照、晒图……

提起这些,同为志愿服务组工作人员的安大龙咬紧了牙,“全部劝退,一个不留!”

安大龙不反对作秀,但他要的,是作真秀。

去养老院的队伍几近夭折时,安大龙改变策略,恳请志愿者无论如何去和老人们吃顿饺子。楼下,支锅烧水,几个人在擀饺子皮;楼上,大多



6月中旬,北京市海淀区,一位疫情防控志愿者在擦拭汗水。

数志愿者第一次真正面对面和老人坐在一起,气氛安静得有些尴尬。

有人摸了摸身下的床单,“阿姨,我家刚换下来的四件套都比这个新,下次我给你带来。”有人看到老人拉不开微波炉的门,“叔叔,这微波炉该淘汰了,我丈母娘家有个旧的还能用,不嫌弃的话我给捎来。”

没想到,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,老人渐渐热情起来,说起话来的口吻都跟以往不一样了。在一旁暗暗观察的安大龙知道,这着“险棋”走对了。

“饺子宴”后,那家养老院成了安大龙团队的基地,慢慢地,有的员工自己去不过瘾,还带上男朋​​友、孩子一起去。

“养老院的老人和家里的老人一样,他们不需要别人有事没事给自己洗脚、表演。”从那时起,安大龙明白了,根据被帮助者的需求解决实际问​​题,才是好的“作秀”。

一个周六,钟婧珊照常套上蓝马甲出了门,钟妈妈悄悄跟在了她身后。女儿参加志愿活动上了瘾,做母亲的犯起了嘀咕,“是不是就为了发朋友圈显摆?”

浑然不觉的钟婧珊和同伴一路走一路干着活:半蹲着用抹布一寸一寸擦拭路沿上的雕塑,弯腰捡起地上的烟头和包装袋送进垃圾桶,把占道停放的自行车和助力车摆放归位……看到当惯白领的女儿被自行车脚蹬、后轮蹭脏了裤腿,钟妈妈终于忍不住“现身”,还特别骄傲地和大家合影,“我妈说,志愿者走过的地方,像施了魔法一样干净整洁”。

“啦啦啦,啦啦啦,一起向前……如果这里没有你,美好未来如何实现……”从6月起的每个周末,和平区的大街小巷不时会响起一首单曲循



在和平区,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被志愿者一一摆好。

本报记者 刘旭

环的歌曲。

这首由志愿者们原创的《蓝色心愿》,被寄予成为魔性洗脑歌的期待——一直播一直播,既让志愿者的腰板挺得更直,也总有一天能感染在一旁“看戏”的人。

第一次外放,钟婧珊把音量开得很小,“挺尴尬的,像公开做贼。”遭遇的冷漠和嘲讽多了,很多时候钟婧珊更想默默地把事情做了。

让她意外的是,那一天,还真有个路人在走出一段路后,又专门回身向她竖了个大拇指。

一笔大保单

7月初的一个周六,钟婧珊在擦拭街道上的一扇铁门时划伤手掌“挂了彩”。“问题不大”,她不太在意地说,能坚持做志愿者的,都是抗摔抗打的。

可有时候,皮实也不能保志愿者万全。

今年初,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,和平区不少志愿力量加入了社区防控的队伍。钟婧珊所在的沈阳国宇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60位志愿者也在其中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
扫描二维码

服务一路,成长一路

成为真正的社会自治组织,是安大龙对志愿组织的期待。今年,他还开始尝试用“社会化自治”的方法解决社区的老大难问题。

在和平区南湖街道下属的一个老旧小区,四处张贴、印刷的小广告一直层出不穷,“志愿者们辛辛苦苦铲干净,过两天又出现了”。

安大龙抽空走遍了这个社区的所有小区,一个个数下来,他发现墙上的广告分属开锁、宽带办理、家电维修等13个商户。为了抢到生意,同行之间都比着贴纸条。

在和社区书记、各小区物业委员会成员商议后,安大龙请社区民警把13个商户老板请到了社区。

小老板们神情紧张,生怕要被问责。

“今天,社区想和你们谈一笔生意。”安大龙一开口,商户主都愣了。他接着解释,社区内每个小区为一个标的,同性质商户自由竞标,胜者获得该小区的垄断经营权,负者可以继续竞标其他小区的经营权。竞标得来的收入归入社区日常维护资金。

有人很快算明白了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,“过去每年花两三万元雇人偷摸贴广告,提心吊胆不说,平均贴出去一万张才有8单生意。”竞标当场进行,几个小时后,13个小老板怀里揣着得来的“地盘”,表情轻松地走出了社区。过了一阵,安大龙再去社区转悠,发现有几个陌生的面孔在楼道里清除以往的“牛皮癣”。一问,竟是竞标成功的商户雇来的,“老板说了,以后小区里的墙面清洁,他包了”。

安大龙喜出望外,“这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吗?”他计划着,等到了年底有了显著成效,就联合多方推广这套竞标法,“说不定哪一天,志愿者就再也不用吭吭哧哧铲小广告了”。

为了6月那场表彰大会,钟婧珊连续好几天忙到凌晨。第一次做现场导演,就是有500多人参加的活动,压力虽大,她却一点不怵。

因为带领同事做志愿服务,钟婧珊的组织策划能力有大幅提升,这种进步也延伸到了她的本职工作中。过去,领导要一个数据,她就只会提供一个数据;现在,她会把相关的好几个数据一起附在后面。她说,相比于很多靠惯性运转的工作,志愿服务需要人更主动,也会遇到更多状况,“这都迫使我学会做事多思考一步,深入思考一步”。

在志愿服务中成长,是50岁的安大龙和27岁的钟婧珊共同的感悟。

让志愿者“嗨”起来

“小哥,洗车。”一边说话,钟婧珊一边亮了亮手机。工作人员确认后,接过钥匙把钟婧珊的车开到了最前排的洗车位。

这种让旁人羡慕的待遇来自于钟婧珊的志愿者身份。和平区志愿协会成立后不久,“志愿和平”小程序上线,除了帮助志愿者对接服务需求,让志愿者“看见”自己的同伴外,这个小程序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,让志愿者的队伍凭证。

已注册12833人,提供志愿服务44739人次。在“志愿和平”小程序里,这两个数据随时都在往上跳动。一起刷新的,还有新闻动态中呈现的服务现场照片、短视频和文字。面对这股庞大的社会力量,让志愿服务志愿者,让志愿者享受礼遇,是安大龙和邵振军最近琢磨的事,“志愿者们本不求回报,但他们理应受到尊重,获得一些优待,这样还能鼓励更多人加入对志愿者的队伍中来”。

目前,和平区有9家汽车美容商铺承诺志愿者预约洗车免排队。志愿者协会还正在与近百家企业协商,希望把对志愿者的高级别待遇延伸到餐饮、理发、户外拓展训练等多个领域。“有的企业主本身就是志愿者,很爽快就答应了。”安大龙说。

前不久,钟婧珊在小程序里抽中了免费洗车的大奖,“去了就能洗,洗了就能走,那感觉,别提了”。

表彰大会当天,除了互相留下联系方式,到场的志愿者们还在暗暗比较着一件事,看谁胸前的“和平鸽”徽章级别高。

“和平鸽”徽章分为黄色、蓝色、绿色、银色和金色五个级别,5枚黄色徽章换一枚蓝色徽章,以此类推。徽章设计的初衷本是作为一种荣誉象征,没想到还真让志愿者们互相“攀比”起来。像游戏里打怪升级一样,好多人对徽章升级上了瘾,与游戏不同的是,志愿服务没有“外挂”,只能靠一次次付出换来一只只珍贵的鸽子。

在志愿服务现场,每个人职业不同、社会地位不同,但不管是谁,要是胸前戴着金色徽章,就像是五星上将,用安大龙的话来说,“得到的尊重和羡慕都是排山倒海式的”。

只能在周末参加活动的钟婧珊现在还只有黄色徽章,被笑称为“小白”。尽管如此,每周六一早出门时,她都仔细地配戴好徽章。

她说自己有太多身份,在公司是职员,在家里是妻子是女儿,似乎只有在参加志愿活动时,她才暂时摆脱了角色的束缚,“如果人生是一副拼图,做志愿者,让我这张拼图更完整了”。